

BOLLYWOOD-A HISTORY



宝莱坞电影史

[英] 米希尔·玻色 著

黎力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BOLLYWOOD-A HISTORY



宝莱坞电影史

[英] 米希尔·玻色 著

黎 力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莱坞电影史/(英)米希尔·玻色(Mihir Bose)著;黎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8
(卿云馆)

书名原文:Bollywood: A History

ISBN 978-7-309-13688-3

I. 宝… II. ①米…②黎… III. 电影史-印度 IV. J90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9164号

Bollywood: A History, Mihir Bose © 2006 ROLI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5-792

宝莱坞电影史

[英]米希尔·玻色 著 黎力 译

责任编辑/刘畅 章永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787×960 1/16 印张32.25 字数439千

201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3688-3/J·362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卡罗琳，在她的关爱，奉献和全力支持和鼓励下，这本书才得以诞生。她的地位和角色是每一位宝莱坞女演员一直追寻却始终无法企及的。”

致 谢

有句中国俗语说得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回想1992年，和我一起工作的非常优秀的编辑尼克·戈登（Nick Gordon）建议我写一写宝莱坞，还可以请帕梅拉·博尔德（Pamela Bordes）担任摄影师。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迈出这一步，如今这本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最初的想法到如今成书，经历了非常漫长的道路，我非常感激那些伴我走过无数地区和国家的人们，真的无以言表。首先应该感谢企鹅¹（Penguin）印度公司的大卫·戴维达（David Davidar），是他最先把我推荐给腾邦公司（Tempus）的。

我在孟买长大，孟买一直被叫作孟买，但那时宝莱坞还只是被称为印地语电影²（Hindi cinema）。我会遵循这些传统，而那些按照历史顺序出现在这本书中的人们，正是我童年时代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的童年时代正是电影《莫卧儿大帝》（*Mughal-e Azam*）上映风靡的年代，电影插曲的旋律几乎就是我们孟买生活的一部分，响彻各处，从每家每户的收音机里一直到所有的槟榔店。

即使如此，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仍是一次探索发现的旅程，而正因为有了各式各样的帮助才使得这个旅程变得轻松一些。他们包括那些在不同国家的研究学者们，不仅仅是在英国的学者，还有在俄罗斯、欧洲、美国的，当然，还有印度本土的学者们。

1. 企鹅出版集团，由埃伦·雷恩爵士于1935年创建。

2. Hindi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之一，通用于印度北部，因此一译“北印度语”，本书取“印地语”，与其他印度语言统一为音译。

我非常感谢阿亚兹·麦蒙（Ayaz Memon）把我介绍给苏布西·赛亚德（Subuhi Saiyad），他不仅帮我做了很多资料分析工作，还帮我安排了很多与重要人物的采访会面。同时，我也很感谢波利亚·马宗达（Boria Majumdar）把我介绍给加戈利（Gagree），她在加尔各答的调查研究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瑞秋·德威尔（Rachel Dwyer），她帮我联系上索姆纳特·贝塔贝尔（Somnath Batabyal），这是至关重要的非常有用的一个环节。

还有很多人不吝赐教，献出他们宝贵的时间和建议，给予我极大的支持。我的老朋友诺埃尔·兰德（Noel Rands），他曾参演过《印度往事》（*Lagaan*），推荐我结识了很多如今非常熟悉宝莱坞的英国演员，特别像是霍华德·李（Howard Lee），他曾在《印度往事》中扮演了门将的角色，当然诺埃尔本身也在研究上帮了我很多。

我的外甥女安捷莉·玛桑达（Anjali Mazumder）非常好心地将我介绍给斯特拉·托马斯（Stella Thomas），斯特拉帮助我在宝莱坞研究内容上达成一致，从非常专业的角度帮我分类整理了研究材料。安捷莉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姐姐普娜（Panna）和她的父亲塔潘（Tapan）远在加拿大也伸出援手，不仅帮忙寻找原始的书籍和电影碟片，还帮忙在很多手稿上做注解。

我在孟买的老朋友帕普·桑杰瑞（Papu Sanjgiri）不仅帮我解答了我研究中的一些疑问，还帮我收集各种信息，我更要感谢他介绍我认识巴霍·马拉沙（Bhau Marathe），在宝莱坞音乐上让我受益匪浅。

还有苏珊娜·麦仁迪（Susanna Majendie），她就像回到读书时的状态，全世界地寻找各种有用的资料，把削得尖尖的铅笔插在靴子里，在大英图书馆的印度分区记录获取着各类有价值的材料。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梅琳达·斯科特-麦迪森（Melinda Scott-Manderson）的谢意，每到关键的时刻，甚至是感觉这个项目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她总是挑起重担，全面整理手稿资料，用一种势要打败任何一位宝莱坞导演的方式，推动着整个项目直至按时完成。没有她，这本书完全

不可能完成，因为对她来说，相反的结果才是她最害怕的。

我的教子丹尼尔·莫卡德（Daniel Mokades）就跟往常一样，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常机智灵活的年轻人。

阿米特·肯纳（Amit Khanna）十分慷慨地贡献了他宝贵的时间，还有拉克什·罗山（Rakesh Roshan）、凯伦·乔哈尔（Karan Johar）、卡瑞娜·卡普尔（Kareena Kapoor）和其他好多朋友。

我的老朋友休伯特·拿撒勒（Hubert Nazareth）一如既往地给予我十分有用的建议。还有塔伦·特杰帕尔（Tarun Tejpal）不仅贡献了他珍贵的时间和热情，还有他的学识和智慧。

还有我很早学校里的老友穆尼尔·维什拉姆（Munir Vishram），他跟我分享了很多对宝莱坞的记忆，还把我介绍给印度著名导演比玛·罗伊（Bimal Roy）的两个孩子乔伊（Joy）和雅索德拉（Yashodra），他们对宝莱坞的回忆是特别有深远意义的。

我还要感谢我的妹夫阿马尔·查克拉博蒂（Amal Chakrabortti）和我的妹妹特普缇（Tripti），谢谢他们无私的帮助。

彼得·福斯特（Peter Foster）在很久以前就曾协助我赢得板球比赛，那还是在印度乌代布尔（Udaipur）的时候，他当时是《每日电讯报》驻印度的通讯员，真的帮了我很多忙。

尤其我还要感谢山亚姆·班尼戈尔（Shyam Benegal）导演，我一直远远地仰望、崇拜着他，在这次漫长的回乡探索的奥德赛之旅中，我越来越珍视他的智慧。

我从那些已有的介绍和研究宝莱坞的材料和书籍当中学习到了很多，我依靠它们做了很多研究，因此我在书后附录中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

以上所有我提及的人们，还有那些没有提到的，大家共同帮助我写出这本书。当然，这本书中出现的纰漏和错误都不是他们的责任，是我的问题。

米希尔·玻色

2006年6月于伦敦

前言

与帕梅拉一起寻找宝莱坞

其实早在宝莱坞时期之前，印度电影已经非常兴盛，甚至比好莱坞时期更早。

就像早年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¹的负责人威尔·海斯（Will Hays）曾经说的，好莱坞电影确定了“我们美国人心中电影的各种范式”，而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印度电影承载了更多的压力，它试图在旧民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奴役之后，重新发掘其文化根源，同时还将之与当下、与世界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但是，就因为这个民族长期以来奴隶制的影响，并且遭受了无数外来国家的掠夺，这不仅仅是具体财富上的掠夺，更是思想上的侵略。他们让本国的知识分子感觉自己的文化是如此的低等，于是怨恨自己并且向局外人寻求帮助，试图从千疮百孔的旧文明中挽回一部分，因此宝莱坞的故事很难简单地说清楚。

说实话，好莱坞同样也存在着很多悖论。历史学家尼尔·盖博勒（Neal Gabler），在他的著作《他们自己的帝国》（*The Empire of Their Own*）中，就提到美国梦的范本，“就是为东欧犹太人所建立的，而且在三十多年当中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典范。那个被过度吹嘘的‘片场制度’，在电影的全盛时期创造了巨大的电影产量，其实一直是被第二代犹

1. 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简称MPPDA，成立于1922年，最初是作为电影工业的一个交易组织而出现的。后改名为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就是如今熟知的MPAA。

太人所掌控着。他们其中很多人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边缘人群，所以极力地想要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把好莱坞描述成“犹太人的节日，异教徒的悲剧”。

但是，宝莱坞不仅仅是充满了矛盾，而且非常脆弱。你想要尝试讲述它的故事，却会被分离成好多不同的故事，而且到最后没有一个跟最初的故事相关。

所以，让我来开始做一个尝试，通过讲述宝莱坞的故事，将宝莱坞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们。这个故事可以回溯到西方社会刚开始注意到宝莱坞的时候，尤其是以孟买为主要基地的印地语电影，那时他们以世界电影的中心自居，生产出多过好莱坞电影几倍数量的作品。1992年1月，《你》（*You*）和《周日邮报》（*The Mail on Sunday*）杂志的编辑请我写一写宝莱坞。尼克·戈登，他是一位非常有激情和创意的威尔士人，此时已经对宝莱坞有所耳闻而且对它非常有兴趣，他认为这是30年代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印度版。他想要的，其实是一些宝莱坞的片段，就是关于那些富裕的印度电影明星，生活在富丽堂皇的殿堂里，并且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最后沿着阿拉伯半岛一直消失在太平洋中的片断。

这里有一个非常小但却很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尼克跟我谈及的孟买（Mumbai）过去不叫这个名字，这个港口城市诞生于四百年前，当时的孟买（Bombay）在葡萄牙语里指的是好港口的意思，那些外来的商人们认为这个名字比较符合这个由七个岛屿连接而成的城市。所以，这个称呼¹（指Bombay）是我很习惯的叫法，因为我五六十年代就生活在这里。

同样，这个让尼克着迷的词——宝莱坞，在孟买也不受欢迎。很多人拒绝使用这个词，有些人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笑话，甚至最近孟买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发明了一种用其他不同的色彩来描述这些电影的方式。似乎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流行趋势，就是一种受到破坏的、不稳定

1. 关于孟买的称呼，1995年11月22日，湿婆神军党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为了贯彻其更改殖民制度遗留的历史名称的政策，将名称由Bombay更名为Mumbai。现如今国际通用为Mumbai，但本书作者习惯使用的是Bombay，全文皆是。

的文化需要用另一种外来文化去支撑。即便是在今天，那个曾经把印地语电影工业命名为宝莱坞的人，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指责，他们认为宝莱坞的称法，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真实的印度文化，表明印度人民只能借用西方词汇才能展现自身宝贵的文化产品。

我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孟买著名的电影片场的草坪上，那是一个对印度人来说非常正常的一天，对外国人来讲却是一如想象中的，充满了炎热、灰尘和苍蝇，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一天。

午后，晴空万里无云，阳光十分耀眼。有一丝丝微风吹过，西方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春日，而孟买本地人已经穿上运动衫，他们开始长时间地讨论，寒冷的日子就要来临，最近正好是他们把刚买的套装和温暖的衣服穿出来的机会，包括那些从伦敦和纽约的时尚商店买回来的还带着标签的衣服。当然这种情况一定是，当地温度已经低于华氏70度（约摄氏21度），那么本土的《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必然会出一个头条：冷空气来袭！

在修剪得很整齐的草坪中央，聚在一起的是各路过去的，还有现在正当红的宝莱坞明星。其中有一个年轻的演员，他是前印度板球队队长泰格·帕陶迪（Tiger Pataudi）的儿子。泰格曾在英国温彻斯特和牛津学习板球，后来回国重整印度板球事业，成为印度国内最受爱戴的板球队队长。他的儿子赛义夫（Saif）同样也去过温彻斯特，现在回国在印度电影界占据着同样的地位。另外还有一位新近崛起的明星，他拍了一部影片，被很多宝莱坞人士预言可以成为银禧卖座影片，意思是这部作品会在电影院持续上映25周，至少首先是一部印度国内的卖座影片。但是，无论哪位当红的明星，跟正坐在中间位置主持着这场临时起意的午餐会的人物相比，立马就会变得无足轻重。这个人，他已经不在电影界中，但他在宝莱坞的传奇地位使得每个人都要尊称他“大人”。这个称呼过去是专指有权势的白人，但如今不管什么人种，只要是掌控了权力和地位的人，都可以用。当这位大人开始说话时，之前各种噪音马上就会停止，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

食物辛辣美味，交谈也很轻快有趣，还有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孩引起了我的好奇，许多人都跟我介绍她将是宝莱坞下一个耀眼的明星，印度无数个男性都会为之心动，把她的照片贴在墙上编织美妙的春梦。我望着她问了一个非常老套，但我觉得又不得不问的问题：“你对于成为宝莱坞又一个性感形象有什么感想？”

但是当我意识到，我的老套问题将不会得到老套的回答后，几乎马上就放弃了，然而，就像一杯莫洛托夫鸡尾酒一样，这个问题迅速爆炸开来，杀伤力极大，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我的舌头吐出了怎样一个言语炸弹。当“性”这个词从我嘴巴吐出来之后，所有的谈话都停止了，就像有个关闭键，我甚至能听见周围的呼吸声。这时候，这位本来没怎么注意到我的大人转向我，看着我，用一种他在银幕上常有的打败恶棍的那种英雄式的语气，略带有一点儿恶狠狠，说：“你从哪里来？看上去你像是印度人，但很明显不是，也许你离开这个国家已经很久了。我们在印度不这样说话，这样很不光彩。你这样是对这位年轻女士的不尊重，你必须现在给她道歉！”

我的第一反应是十分迷惑，我该为什么而道歉？这里可是《爱经》¹（Kama Sutra）诞生的国家，克久拉霍（Khajuraho）性爱神庙中那么多细致入微的古老雕塑，想象力丰富得让人眩晕，还有那么多常常出现在骂人的话中的词，像混蛋、杂种、去你妈的，多么的普遍正常。我到了孟买之后曾经去找了当下孟买最畅销的小说来看，讲的是爱神的故事，不仅从言语上谈论性，还有对乳房等性器官的描写，以及对性爱场面非常生动的描绘。

我突然意识到，即便是所有人都告诉我，那位含苞待放的新星将会是下一位性感女神，我的罪过仍是直接对她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更糟糕的是，我还在这个行业中为人尊敬的大人物面前讲出来这些话。这位年轻的

1. 《爱经》是古印度一本关于性爱的经典书籍，相传是由一位独身的学者所作，时间大概在1世纪到6世纪之间，很可能在印度文艺复兴的笈多王朝时期。这是一部以经书的形式写成的关于性与爱、哲学和心理学的著作。

姑娘眼中含泪，显然十分痛苦，这位大人明显准备来狠狠地打击我，他紧紧盯着我，就像要用自己的眼光刺穿我一样。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开口，低头道歉。

但是，即使我在咕咕哝哝地道歉的时候，我仍然在思考这位宝莱坞大人物要求我更加谦逊时的矛盾之处。事实上，这位矛盾中的大人物已经作为宝莱坞工业的反叛者至少有四十年了，他常常蔑视传统，但却一直是这个产业中的终极性感神话。他就是苏尼尔·达特（Sunil Dutt），一位真实、健在的神。

他本人的真实生活故事就是一部现成的宝莱坞电影剧本。1947年随着英国撤出印度，次大陆开始分治，年轻的苏尼尔和他的家人作为身处穆斯林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开始逃到孟买。他的生活是艰辛的，有时候甚至就睡在孟买的大街上。然而他得到了一个闯入电影界的机会，当他在电影《印度母亲》（*Mother India*）中扮演了伯杰（Birju）这个角色之后，他一下就成了大明星。

影片中，伯杰是一个贫穷的农民之子，他们一家在贪婪的地主压榨之下饱受着难以言表的艰苦。这是一个传统的印度故事：受欺压的农民和狠心的富人地主，共同在这严酷的土地上为了生存而奋斗。伯杰拒绝接受这样长久以来的，对他，以及像他一样的其他数万农民的封建压迫，拒绝这样悲惨的命运。但生活是如此的艰难，他父亲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手臂，最终抛弃了整个家庭，把伯杰留给他的母亲抚养。这样的成长背景使得伯杰非常叛逆，他寻求公正，总是伺机向地主和现有的制度发起反抗。影片的结尾，是伯杰将那位准备引诱他母亲做情妇的邪恶地主杀死，而他却被自己母亲杀死的悲剧。他的血流淌着，他母亲一直流泪，血红的屏幕渐隐，逐渐清晰的是从新的水坝中涌出的干净的水，开始灌溉这一片长期被地主盘剥的干涸大地。母亲热泪盈眶，只能安慰自己，儿子的血已变成给予生命的水，她意识到如果印度要发展、农民要摆脱贫穷，牺牲最心爱的儿子的性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是比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之前

承诺过的更好的世界，也是像尼赫鲁一样的社会主义者、本片导演梅赫布·汗（Mehboob Khan）所坚信的生活。这部作品是宝莱坞标志性作品之一，很多人甚至认为它是最伟大的印地语电影，相当于印度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这是永恒的印度母亲在电影中的展现，她可以是一种变革的动因，这种变革是对过去长久以来压制对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欲望的一种变革。

但正是在这部电影拍摄中发生的事情使得苏尼尔·达特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正在拍摄电影中某一个场景时，火灾突然爆发，当时在片中饰演伯杰母亲的女演员纳尔吉斯（Nargis）被困在燃烧的干草垛里，火焰越来越高，看上去她在劫难逃，就在此时苏尼尔冲进火中把她解救出来。很难说这是不是他们浪漫史的开端，不过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苏尼尔·达特便与纳尔吉斯结婚了，这位曾经是宝莱坞最伟大的女性之一的演员就退出了电影圈，开始相夫教子。

对于印度国民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因为纳尔吉斯是穆斯林教徒，这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联姻，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这个国家里，不同宗教信仰的团体之间的整合通常会被叫停，因为不可能共处一室，苏尼尔和纳尔吉斯却正在打破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禁忌。而且最让印度观众难以接受的是，这两个演员在影片中扮演的是母亲和儿子，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对夫妻。但是这些传统的观念对苏尼尔来说根本毫无意义，他本身就是一个反传统者，就像他在片中的角色伯杰一样，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一个爱挑战现存制度的人。

有趣的是，就在那个一月的下午，在孟买草坪上的一幕发生时，正好就在导演梅赫布的片场，纳尔吉斯因癌症已经去世十多年，他们的儿子桑杰（Sanjay）也已经在电影圈中。而苏尼尔早已退出电影界转投政治界，在印度国会中作为孟买西北的代表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仍然坚持做一个毫不犹豫为大众说话的人。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当武装分子在旁遮普（Punjab）为了成立锡克教教徒（Sikh）自治地区而发动暴力事件时，他从孟买步行到阿姆利则（Amritsar），这个距离超过了1200英里（约1932公

里)，他这一举动就是为了推动和平的进程。他还去广岛（Hiroshima）参加反对核武器的活动，之后他还准备在整个次大陆上进行和平之旅。他把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当作自己的朋友，卡特到印度的时候，当地政府本没有安排他们的会面，但卡特总统坚持来见达特，与他这位与众不同的印度朋友共度了一段时光。

但是，不论达特如何反抗和颠覆传统观念，他仍然不接受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性这个字眼。宝莱坞电影也许是建立在明星之间的性吸引上的（苏尼尔和纳尔吉斯的婚姻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苏尼尔·达特唯一不会打破的宝莱坞规则就是，性这个字眼永远不能在公众间讲出来。就像在电影银幕上，亲吻的镜头永远不能表现出来，即便是嘴唇靠近但也不能接触到。我已经打破了很多传统，但是苏尼尔·达特这位反叛者也认为我做得太过分了。

我知道在印度，大家都明白这是整个国家必要的虚情假意的一部分。在我年轻时候的孟买，曾经有一家餐厅的老板想要用克久拉霍神庙中清晰的图案来装饰他新开餐厅的墙面，有些市民就非常愤怒地要求最高法院下令移除这些装饰。法官从来不会觉得把克久拉霍神庙作为旅游必看景点是不合适的，但是他认为把克久拉霍的情景复制到孟买的餐厅墙壁上就是对公众道德的伤害。

但是，至少法官可以说克久拉霍神庙离孟买有数百英里的距离，而且很多印度人也没有仔细看过那些充满性意识的雕塑。坚持让我道歉的苏尼尔·达特，离他不远处正站着给他和其他明星拍照的帕梅拉·博尔德，恰恰正是在三年前一场继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事件¹以来的英国最大的性丑闻的中心人物。

1989年3月12日的《世界新闻报》（*The News of the World*）头版头条醒目标题《在众议院工作的应召女郎们》曾这样写道：

1. 1963年，19岁的模特克里斯汀·基勒，与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约翰·普罗富莫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武官伊万诺夫同时有染，在冷战时期引起轩然大波，导致普罗富莫引咎辞职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倒台。

顶级的应召女郎在下议院作为特洛伊（Tory）议员的助手而工作，我们今天很容易发现。一次性交易至少需要500英镑的帕梅拉·博尔德（这家报纸和其他报社一样最初把她的名字拼写错了，帕梅拉后来澄清她的名字里只有一个L，姓氏里是A不是O）是普通议员大卫·肖的研究助手，她陪伴体育部长科林·默尼汉（Colin Moynihan）参加了盛大的保守党舞会。在那里，伦敦所谓收费最高的高级妓女和政府的其他官员，还有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厮混在一起。丑闻即将震惊整个议会。

在众议院，一位工党议员对这件丑闻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而且，这个故事不仅影响了媒体，还挑起了两大主编之间非常尴尬的媒体大战。帕梅拉此时已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安德鲁·尼尔（Andrew Neil）的女友，但她也拍到和《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主编唐纳德·特雷尔福德（Donald Trelford）牵手的照片。特雷尔福德抱怨默多克媒体集团，特别是《太阳报》（*The Sun*）的报道方式，他坚持他和帕梅拉之间是非常单纯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地方，并且对帕梅拉实际上早跟尼尔有瓜葛的事实视而不见，称之为“媒介力量粗鲁的污蔑”。这对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是深深的伤害，他甚至还在公平交易办公室（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号召要加大对交叉持股的本土媒体进行调查，加强对外国股份的控管。

而帕梅拉自己声称，被揭露的真相可能会比基勒事件带来的危害更加严重。《太阳报》在一篇题为《帕梅拉：我可以弄垮政府》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她在与软色情出版大亨大卫·沙利文（David Sullivan）的通话中做了一个令人十分惊奇的声明。他说这位27岁的好友帕梅拉告诉他：“如果我说出一些真相，整个城市都会被震惊得静止下来，我能揭露的内容会使

《丑闻》看起来就像泰迪熊的野餐那么单纯。”

然而各媒体报道的狂轰滥炸，使得帕梅拉被迫逃到巴厘，然后到香港。但是这个故事始终没有像基勒事件那样，在英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获得那么多支持，主要还是因为没有政治界的支持。麦克米伦（Macmillan）的特洛伊政府因此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很长时间都无法恢复。这是典型的那种故事，来自远方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引起了整个国家人们的兴趣。直到1992年1月，帕梅拉·博尔德这个名字在全英国几乎是人尽皆知，但仅此而已。她本人十分渴望忘掉自己的过去，而以一名专业摄影师的形象示人。她已经去过了非洲，拍摄了那些难民，还有四处逃难的非洲黑人悲惨的生活状态。在她名声最不好的时期，《每日邮报》采用了她的照片和故事，现在《你》杂志对这些照片也印象深刻，并且认为帕梅拉是拍摄宝莱坞的最佳人选。她已经陪我拍了很多用于说明我文章的配图照片，当然，这都是发生在我直接向那位未成名的年轻女孩发问引得苏尼尔大怒之前，当时苏尼尔·达特这位大人物已经告诉帕梅拉他有多么佩服她，从获得印度小姐的称号，到勇敢地转变成一位摄影师。

苏尼尔·达特的态度大变没让我觉得很奇怪，但当我发现一直支持我的帕梅拉这个时候也躲开我，这才是让我震惊的。她和达特一样被我的提问惊吓到了，并且责怪我使用性的字眼，而且开始担心我们的任务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她开始保持我和她的距离，并且告诉每个听她说话的人：“他已经忘了印度人怎么说话了。”

我和苏尼尔·达特之间的遭遇，从根本上说还算次要的。然而紧接下来的几天里，随着我逐渐对宝莱坞熟悉起来，我也越来越同意帕梅拉的看法。我以为我长在孟买就懂这个世界，现在我不得不要快速修正我的想法。就像帕梅拉在明星的世界里沉浮，取代一个又一个的其他明星，甚至从另外的世界受到启发，但仍显不够。他们的反应直接取决于我最初讲的故事。

我必须回过头来，像讲述中世纪的炼金术一样，来讲一讲宝莱坞的电

影产业：一旦触碰它，就变成金子。每天都有数百个年轻的男孩女孩，从印度的不同地方涌来，希望触碰到这宝莱坞电影的试金石：他们很清楚，若是能接触到一点点星尘，他们就能登上众神的舞台。他们的画像将会放在巨大的公告板上，散布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言行，不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会被无数个电影杂志报道，从而获得巨大的财富。就在我抵达印度的几个星期前，有一部根据宝莱坞电影产业写出的小说成为了本国出版史上最畅销的书。

如今帕梅拉已经忘了之前的故事，再次成为短时间内宝莱坞最大的明星。就算在梅赫布的片场里，这个“剧本”正在被改写，十分显而易见。那天清早，一家孟买的报纸发布了她到达城里的消息，当我们抵达片场的时候，帕梅拉制造了不小的骚动，一群观众和摄影师全都围着她，而不是去看那些现在的明星。当我小心翼翼地同苏尼尔·达特交流，谨慎地保持印度传统时，帕梅拉从梅赫布片场前的草坪上大步走过，引起的关注绝不亚于其他明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孟买的媒体都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她拍摄的电影明星，所以很快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开始追随她、拍她，比她正在拍的明星的摄影师还多。在我们结束拍摄采访任务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制片人都排着队想要让她饰演各类角色。就在这部真实人生的电影的最后阶段，就连宝莱坞编剧都不敢想象的情节发生了，与帕梅拉已有12年未联系的母亲也来建议她回印度生活，在国会里争取一席之地，为公正而奋斗。她母亲告诉她，现在印度的年轻一代早已准备好支持她了。

此时，我不再是一个为杂志写关于宝莱坞文章的人，而更像是帕梅拉的保护者。就像约翰·肯尼迪访问巴黎时对他夫人杰姬的描述一样，我此时就是那个陪同帕梅拉来宝莱坞的男人。这让我意识到，一旦和有名气的人在一起，自己也会变得有名，孟买的文艺界明星们过去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也不关心我是谁，可现在却有一些我闻所未闻的朋友聚集在我的酒店门口，希望通过我见到帕梅拉。一个寻找宝莱坞黄金的任务迅速开始，而我突然发现，我正好手握一桶黄金却还没意识到，那段时间里，孟买所